

「內有仙姑」 為眾弟子解惑

吳瑞菁

老師 小檔案

系 所 醫學院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

專 長 和學生搏感情

教授科目 細胞生物學、分子生物學、臨床生化學（含實驗、實習）

學 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事技術學系學士（現：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）

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生化學研究所碩士（現：生化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）

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博士

經 歷 國立臺灣大學生化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助理
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生物系博士後研究員
國立臺灣大學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

現 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所
助理教授
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檢驗醫學部兼任醫事檢驗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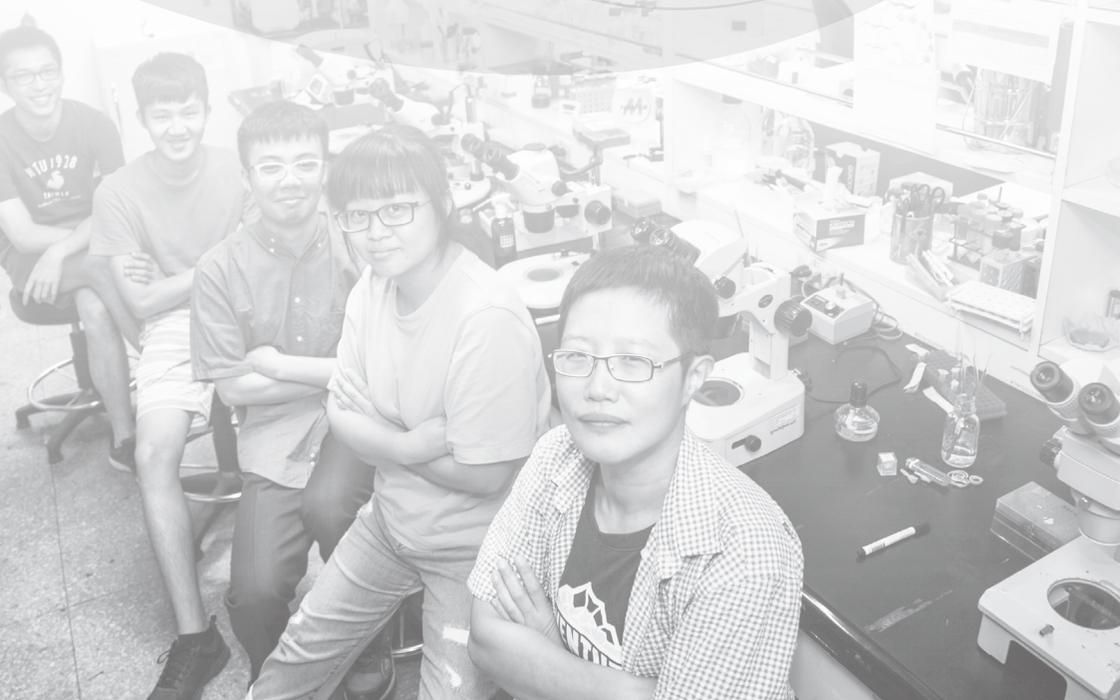
榮譽紀事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優良教師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

臺大出版中心

採訪・撰稿／董容慈
攝影／楊文卿



臺大出版中心





華人教育講求尊師重道，無形中強化了師生之間的疏離感。對吳瑞菁來說，教師並非神聖不可侵犯的個體，教學生涯中，她最費心思的就是與學生拉近距離。



吳瑞菁研究室掛上「內有仙女」，提供學生解惑靈方。
(楊文卿／攝影)

「他們到了這個年齡，還在學習怎麼當大人，我願意花時間幫助他們。」

醫檢轉向生命科學 永遠在問為什麼

平日下午，臺大醫院檢驗大樓內擠得水泄不通，病人拿著檢體來回穿梭。這裡是醫技系的大本營，學生的落腳處。舉凡組織、血液、尿液、頭髮，只要從人類身上取得的樣本，都可以透過實驗

每年十二月，大學部許多學生忙著準備考研究所，規劃畢業後進路，而吳瑞菁的門口掛著「內有仙女」的木牌，歡迎學生進來詢問。有一年，木牌旁加了個「古」。「內有仙姑，問事情五百！」吳瑞菁說這只是一句玩笑話，但很開心學生們蜂擁而來，

轉換出數據。肝指數多高？白血病多糟？醫師能用數據說話。

吳瑞菁領著記者穿過紛亂人群到樓上研究室，這裡才是她舒適的歸屬。「大四實習時，我就發現真的沒辦法做醫檢這個工作。」她說，有時在醫學領域不必那麼講道理，像是一開始發現盤尼西林可以用來殺死細菌，但其中的機轉當時並不那麼清楚。「在醫學相關領域，通常是以有沒有用來評量，機制也許不那麼計較。但每一樣東西，我都想知道為什麼。」

在醫學院生化所讀完碩士，當了兩年研究助理，吳瑞菁拿到獎學金，負笈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（UC Davis），主修生物化學。初訪指導教授實驗室，吸引她目光的是顯微鏡上方黑白電視螢幕中，正在分裂的胚胎。這樣的經歷，讓她完全朝向基礎生命科學，投入線蟲研究。

在加州大學取得博士，吳瑞菁輾轉到舊金山州立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。舊金山州大是教學型大學，對以純研究領域為導向的人來說，是極反差的環境，但在這裡反而奠定了她日後的教學基礎。由於和指導教授年紀相仿，相處起來像同事，教授便把實驗室交給吳瑞菁，讓她學習管理實驗室，指導學生。

「我原先很想很霸氣地回到臺灣找工作！」但由於家庭因素，吳瑞菁比預設時間更早回到臺灣，她先在臺大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擔任博士後研究員，接著回到母系任教。吳瑞菁坦言一開始的確格格不入，她的研究專長與疾病、醫藥應用關聯性不高，然而以人為本位的醫學院教

自己當成醫檢師，運送檢體時遇到車子故障，該怎麼辦？「我的考題不好寫，如果你不思考，你根本寫不出來。」習慣傳統教育方式的學生會非常失望、沮喪，而她必須把社會現實帶入教學空間，提前幫助學生因應各種意外。

吳瑞菁在教學路上時刻反省，每次考試結束，她攤開每題的答對率，答對率七成以上，她才認可自己的教學成果。不到七成的，就修改教材，追求明年更進步。

師生無隔閡 英雄聯盟、神魔之塔她都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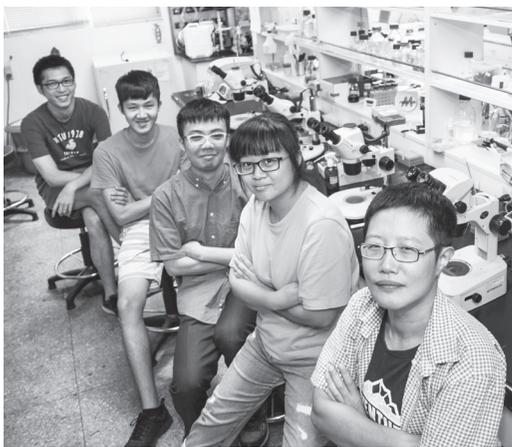
除了讓學生入寶山不空手回，師生關係上，吳瑞菁盡可能打破隔閡。「四十幾歲每天跟一、二十歲教學共事，多少人有此機緣？他們很年輕，想法很新，帶給我很多心得。」

有一次系上講座，一位坐在講臺前的學生正沉浸在電競遊戲中，直到講座開始了都還停不下手。吳瑞菁忍不住越過講臺問：「你在玩什麼？」旁邊的學生代答：「他在打LOL（英雄聯盟，League of Legends）啦！他很厲害。」當時她並沒有被激怒，反而好奇是什麼讓人專心到無法自拔。



■ 吳瑞菁收藏學生贈送的卡片。

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

■ 吳瑞菁與研究室學生合影。

(楊文卿／攝影)

就要概括承受後果，這是個人選擇。」遇到學生表現不好，她只需稍微提點，吳瑞菁笑說，反而是學生讓她兢兢業業變好，因為對學生有責任，要更克制自己。

「後來我才知道他在打一場很重要的戰役，真的停不下來，與其阻止他，不如了解學生在做什麼。」在沒有妨礙課堂前提下，吳瑞菁不避諱與學生討論，甚至對學生熱門的電玩瞭若指掌：神魔之塔、英雄聯盟、寶可夢，她都琅琅上口。

不過，一旦進入實驗室，吳瑞菁建立起嚴格的規範：不能打電動、追劇，讓學生明白，來這裡就是要專心工作。她重視學生自我管理，不對他們施壓。吳瑞菁自嘲從不約學生早上九點鐘面談，「因為我自己也做不到！」學生時期，她也常常睡過頭蹺課，的確也在求學及後來求職生涯上吃過虧。「如果我的學生蹺課缺考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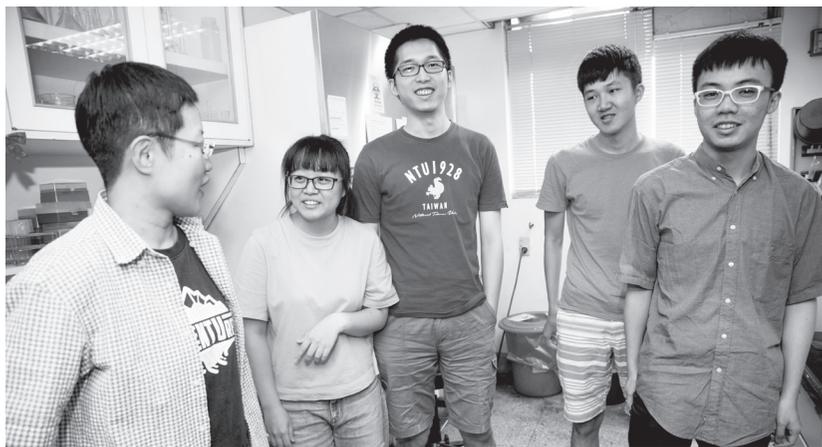
臺大出版中心

放洋求學 可以快速變大人

吳瑞菁在美國求學時開始教學生涯。當時為了賺取生活費，爭取學費減免，幾乎每學期都在系上擔任助教。美國助教要自己講課，設計教案，帶學生討論，無形間增強了她的英文口說能力。

回到臺大醫技系授課，吳瑞菁被指派英語授課，她心中卻充滿疑問：「什麼是國際化？英語授課就叫國際化嗎？」吳瑞菁解釋，許多系所要求學生參加英文研討會、發表論文於英文期刊，「但從小到大，臺灣教育有哪個環節讓學生練習？」因此，吳瑞菁除開設英語授課課程外，每週實驗室的例行會議都使用英語。

「學生很怕，但我跟他們說，等你出了社會，誰會想聽你的爛英文？現在有一個人自願聽你的爛英文，有什麼不好？」剛開始學生會寫滿密密麻麻的講稿，照著唸。一段時間過後他們就習慣，久而久之，到國際研討



■ 吳瑞菁與研究室學生打成一片。

(楊文卿／攝影)

會，也能用英語自信地報告研究成果。

吳瑞菁英語授課後，多少影響了修課人數，她認為，這樣更能花時間和學生慢慢討論。現在她網羅系上老師，組織「Special Talk」，用英文形式討論特定主題。

至於放洋，吳瑞菁也鼓勵學生嘗試。「到異國求學是一個快速變成大人的過程，不單是『念書』兩個字可以解釋的。」從基本的家事、報稅，進一步到文化、價值觀，對她來說都是衝擊，也是豐富自己的養分。

一生懸命當老師 慶幸又感激

吳瑞菁熱愛教職，毫無懸念，好老師該有怎樣的形象？她說：「你有在玩寶可夢嗎？我覺得好老師就像百變怪，是沒有特定形象的。」她不刻意塑造好老師，很多時候覺得自己還像個長不大的孩子，只單純把關心傳遞給學生。

吳瑞菁喜歡戶外活動，過去在美國每逢假日就背著登山包入山，充滿電後再回家；教書至今，繁重的教學及行政事務，不得不犧牲休閒時間。她自我調侃說：「現在回家，只想當一棵種在沙發上的菜。」即使如此，她仍試著放鬆，在家做做手工、逗貓玩玩，她指著辦公室窗邊的藤蔓植物說：「心底願望就是看這些藤蔓爬滿一整片，我喜歡綠綠的。」

地。她謙遜地說：「過去這幾年，從學生以及資深老師們身上學到的，遠比我所貢獻的多了。」

回顧教學生涯，吳瑞菁慶幸也很感激所在的位置，能在醫學領域固守一小塊基礎科學的教學園



■ 吳瑞菁在研究室種滿藤蔓植栽。(楊文卿／攝影)



■ 養貓是吳瑞菁的興趣，甚至做成月曆紀念。
(楊文卿／攝影)

臺大出版中心